范太史集

一四

聖人之御天繪以文章既盡飾身之美闕其變化斯為取
象之先稽若禮經富哉天子內之尊也必有以副其外
表之著也蓋有以彰其裏乃衣龍章以昭德美始惟制
法考古象而遠觀終乃修容飭帝躬而光被若夫祭以
嚴備服而示恭采交華於五色衣炳象於羣龍助國體
之輝赫壯天威之肅雍有降有升固異三公之服或飛
或躍蓋尊萬乘之容觀其驤首君躬存身帝衮若翔雲
之初矯如在天而益遠珮玉焉以節其行步冕旒焉以

之視乎色耳之聽乎聲鼻之別乎臭口之識乎味此四者有諸内而無待於外聖人之性猶此也譽之則勸非之則沮順之則喜逆之則怒此四者動乎外而應之於内賢人之性猶此也聖人先得於誠而有明者也賢人先得於明而後至誠者也夫中庸所以使賢者學為聖人也故欲誠者莫若明用明者莫若知夫所謂知者何也致其知也故曰致知在格物又曰物格知至物至而後有知也知然後好惡形焉有知而後有好惡也君子

則好善而惡惡小人則好惡而惡善此君子小人之所以分也夫明者有善未嘗不知焉有不善未嘗不知焉擇其善者而執之其不善者而拂之昭昭乎知所以為善知所以為不善此所謂明也此謂致知也是知之至也知至而后意誠意誠而后心正心正而后身修身修而后家齊家齊而后國治國治而后天下平此大學之道賢人所以學而成聖者也子曰回之為人也擇乎中庸得一善則拳拳服膺又曰有不善未嘗不知知之未

者生於吾之性而不生於外是故用之以誠仁焉而必出於誠義焉而必出於誠不誠於仁則人不親不誠於義則事不成誠仁者不施而親誠義者不為而成誠在內者形於外是所以貴誠也是故不賞而人勸不怒而人威不動而人化不言而人喻此所謂盡其性也是故為人子者誠於孝為人臣者誠於忠為人弟者誠於恭舉天下之性莫不誠於為善此所謂盡人之性也是故天地為之誠化日月為之誠明四時為之誠行風雨為

之誠節草木為之茂鳥獸為之蕃凡在天地之間者莫不安其性命此所謂與天地參也聖人有其德有其時有其位而行其道堯舜禹湯文武周公是也有其德無其時無其位而言其道孔子是也是故欲觀賢人之道聖人是也欲觀聖人之道天地是也天不言而四時行焉地不動而萬物生焉天地所以不言而人喻不動而物成者何也誠之至也聖人所以無為而天下治亦誠之至也故天者高之積也地者厚之積也聖人者誠之積

也天積於高及其遠則人不能知也地積於厚及其廣
則人不能窮也聖人積於誠及其神則人不能測也高
不積不足以為天厚不積不足以為地誠不積不足以
為聖人聖人者明並乎日月德配乎天地惟積於誠也
聖人之德既與天地參然而孜孜焉常有不已之心記
曰不勉而中不思而得從容中道此聖人之性也其行
之也蓋未嘗不勉不思而終身以為不足夫聖人之所
不可及者其在此乎昔者堯舜之為君思天下有一夫

也惟不惑乎老莊之言則可與由中庸以入於堯舜之道也

策問

省試策問二首

問古之士與君言言使臣與人臣言言事君與幼者言言孝悌與居官者言言忠信自童子以至於成人自洒掃應對以入於道德學不凌節教不躐等有非其所問而問者鄉先生君子不以告也譬如拱把之桐梓長之

鍥薄而不敦雖然十室之邑必有忠信天下之大豈無豪傑不待文王而興者然聖人之教必為中人設也比年以來朝廷患之詔禁申韓莊列之學流風寖息而猶未絕夫申韓本於老而李斯出於荀卿學者失其淵源承其末流將無所不至故秦之治文具而無惻隱之實晉之俗浮華而無禮法之防天下靡然卒至大亂此學者之罪不可以不戒也子大夫以文行舉於鄉羣至於有司且登進於朝廷風俗之媺惡政事之得失將於此

乎在必有中正之論以捄斯獘其悉陳之
問二帝三王之道亦惟仁義而已矣孔子傳之詩書所
述為萬世法其要不過曰稽古法天修身親親舉賢而
用之其言甚易知則宜其事甚易行然自三代以還後
世之治終莫能及焉由漢至於有唐其間明君賢臣為
不少矣其治曾不得庶幾於古何耶豈其學者論卑而
不足以有明歟抑其時君不能勉而行之歟昔孟子非
堯舜之道不敢陳於王前與王言未嘗不以王道如其

思有以濟之相其地得勝善祠之下方當關塞之阨水陸之衝南北之通塗而行旅之所便也其山出泉曰真珠泉公出俸錢命工徒疊石以為址即泉為藥井而建寮於其上十有三楹是歲熙寧六年也公又以勝善為功德寺擇僧之知醫者為寮主以長之出醫書數百卷家之良藥珍劑貯之寮和藥之器用備焉凡郊野之民無有遠邇與道路之往來有疾病者造寮而請之其施與無窮所及者之衆可知矣寮之上則泉之所出也為

神宗熙寧六年潞國文公以司徒侍中河東之節自樞府出鎮三城明年留守北都後七年拜太尉保釐洛宅又三年以太師就第今天子嗣位元祐元年起公平章軍國重事元老在朝海内晏寧五年復請老章數十上二聖不得已許之以公位極宗臣無以復加聽觧重事以維師舊節歸老于洛六年十二月詔以公之子集賢殿修撰周翰守三城明年二月周翰迎公安輿至河陽父老覩公儀形擁道讙呼如見父母蓋自公去鎮十有

八年而公之子繼守是邦流風善政相望不遠公既老而復臨之故邦人皆喜以為不獨公家之光寵亦朝廷之盛美也府舍瀕河地卤下濕庳陋不葺上雨旁風不足以奉几杖羞旨甘周翰因其舊廬治而新之榜曰太師之堂朝夕温凊問安視膳其中公作二詩以識其事逍遥游燕踰月而後歸洛周翰既以公詩刻之石又以書來曰子為史官為我記之某觀古堯舜之君壽皆過百年其臣亦無不耋老子孫有國數百歲而不絶周公

唐鑑序

承議郎著作佐郎臣祖禹受詔與臣光修資治通鑑臣祖禹分職唐史得以考其興廢治亂之所由昔隋氏窮兵暴斂害虐生民其民不忍共起而亡之唐高祖以一旅之衆取關中不半歳而有天下其成功如此之速者因隋大壞故也以治易亂以寛易暴天下之人歸往而安息之方其君明臣忠外包四荒下遂萬物此其所由興也其子孫忘前人之勤勞天厭於上人離於下宇内

聖作神契得之自然而嗣位以來羣臣未嘗獲覩真迹今茲儒臣首被此賜非夫稽古好學研精儲思丕承列聖之顯謨奉若文母之慈訓則何以躬勤翰墨假寵諸臣如此其至乎其所輯題曰東宮錫燕寘于資善俾有司掌之以為故事既又各藏其副以傳之子孫元祐二年九月臣某謹序

古文孝經說序

古文孝經二十二章與尚書論語同出於孔氏壁中歷

之事凡三百十有七篇為六卷名其書曰仁皇訓典以
助睿覽庶有萬一之補焉元祐八年正月日臣祖禹昧
死謹上

銘

義塚銘并序

余叔父故通直郎舉夫人故華陽縣君宇文氏捨田於
成都東郭之外以給死之無葬者戒子孫使勿廢其事
子龍水主簿祖亮請余記之余名之曰義塚而揭之以

銘曰吾嘗觀於北邙之原聖賢所藏嘆萬古之同此究
終始其何鄉物生於土而反於土惟人之化欲人之不
覩是以聖人教民葬之中野太古不墳厚衣以薪末世
厚葬澆風變淳君子之於天下不忍一物不得其所故
已有餘則推以及人鄉人有死葬於何所縣曰華陽鄉
曰積善里曰東廟白土之間范氏之田松柏丸丸骨復
於土魄化為泉誰謂無歸於此終焉其無忘吾叔之德
而返汝魂氣於天

華環堵躬爨以養父母講學於家不彊以語人而就問者日衆士人道洛者必過其廬雍與人言必依於孝悌忠信樂道人之善不及其惡故賢不肖無不親之病畏寒暑常以春秋時乘小車二人挽之行游城中所過倒屣迎致居洛三十年洛人共為買田宅士大夫多助之者雍皆受而不辭為人坦夷無表襮防畛不為絕俗之行其學自天地運化陰陽消長以數推之逆知其變自以為有師授世無能曉之者而雍內以自樂浩如也有

知節度使累遷同中書門下平章事封瑯琊王君幼失怙侍養於審知為兒童時謹愿端慤如成人未嘗戲笑事審知如父晨昏侍左右彌謹審知寢疾躬奉湯劑未始須臾離庭闈雖甚勞苦不見有倦色審知亦以是器而憐之撫如已子審知諸子豪氣相高日以馳馬試劒為事君獨泊然無欲惟喜耽玩書史夜以繼日手不釋卷寢食為之幾廢故多識前言往行褆身行已每以古人自期儒冠書服雍容委折似不能言者然邦有大政

久之曰此特腐儒陳言無補實用知彼不知已兵法所大忌彼雖僭逆然既已南面朝諸侯加之堅甲利兵半於天下東征西伐草折卵碎我憑數州之地輒嬰其鋒是自取顛仆安能成大事哉君曰是大不然梁雖弑逆僭舉大號而外窘於晉日夕支梧方且不暇重以楊行密方據江淮實吾之外屏似出天造以限南北梁人雖欲襲我得乎此正所謂風馬牛不相及也況彼以新造之梁雄據中原大統未一內怨外叛腹背受敵尤其甚

者與晉相持雖雄未決其能越大江度修嶺以與我角耶故司勲杜牧有言上策莫如自治誠能於此銳意自治内以修政外以治軍使府庫充實兵革犀銳如小白之於齊勾踐之于越國勢日張霸圖日盛近約吳越遠結江淮外連荆楚仗義合兵為國討賊其誰敢不從孔子曰如有用我者吾其為東周乎反覆條陳數百言審知竟不能用其策君拂膺太息私竊嘆曰大丈夫以氣為主氣先索矣無能為也審知歳時遣使朝貢於梁阻

審知左右覺微有怒色必怡聲軟語進說以解釋其意前後有犯顏垂死復活者蓋千餘人識者固已知君陰德之必有後也閩俗喜佛而審知亦溺於浮屠氏之說窮極土木之功以興佛宇財力殆困君力言於審知曰書云不作無益害有益功乃成浮屠氏本物外之人以寂滅為宗非有益於人之國今乃蠹民財損民力以從事於斯是謂作無益以害有益也古之人君自謂善於其事者無出梁朝之武帝及其終也卒無補於侯景之

語吾族其血矣乎我雖不能餓死首陽然亦豈可延頸待戮因潛隨賈舟遁去將欲遵海濵而處偶值閩使者自海上還遇君迫之以歸至黃崎君乃捨舟宵遁田間道草宿露行旬日始抵建平因愛其佳山水遂有終焉之意乃易姓唐以字為名蓋以唐與王音韻相近而亦自謂唐之遺民於是隐焉時延平人物凋零鄉無校家無塾士風不振青衿之徒散之城闕君始以五經教授學徒人皆以唐五經呼之未幾國亂骨肉自相屠戮繼

所至皆有仁聲娶魏氏卒而無子繼室徐氏生二女一
男皆幼稚男曰淮先是君之寢疾也呼其子玠而屬之
曰古者士踰月而葬葬言其藏也令人不可復見爾近
世流俗之葬孝子慈孫欲榮其親者墓惟恐其不大馬
鬣惟恐其不高而又旁揭豐碑褒揚盛美彌亘道左是
皆無益於亡者適所以爲冦盜發掘之標唐末之亂王
公貴人賢士大夫例遭此禍路旁每見爲之動心可不
戒哉我病且死汝則埋之切勿徇俗以陰陽風水吉凶

令子孫春秋拜掃展省合祀於其子玠之墓耳嗚呼如
君之全身遠害也何其慎終惟始而其長慮却顧又何
其遠也世世之小人嗜利亡軀朝不謀夕其視於君爲何
如哉祖禹嘉祐中就試禮部始識君之曾孫端於京師
逆旅中與之語喜其有識明自得之學不入時輩每親
炙之是年端登進士丙科而祖禹亦幸塵忝自入仕契
闊二十餘年一日邂逅於河陽幕府雖其淹回沮抑而
氣未嘗少衰於曩時儻非以其所學充其所養能爾邪